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日記卷七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舉人臣龐兆懋

尚書日記卷六

明 王樵 撰

甘誓

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陸氏曰啓禹子嗣禹為天子扈音户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為無道者按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在今扈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正義曰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

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蔡氏曰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禪承啓獨繼父以此不服亦意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正義曰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

立名有異爾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秦誓自悔而
誓非為戰誓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扈抗王師故
書大戰○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氏曰三公內與
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如鄭氏之說此
公即論道之三公則每鄉卿一人豈即六卿而分領六
鄉耶此二項敘官有其文而後無其職觀小司徒之職
云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歲終則考屬官之治成而誅

賞鄉大夫之職云受教法於司徒則鄉官自大夫而下屬于司徒而受其比法教法聽其誅賞此為鄉吏之常職而所謂二鄉則公一人每鄉卿一人者乃公卿分領鄉事而非鄉官也別無六鄉之卿平居無事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屬于大司馬也軍將皆命卿此周禮之文鄭氏曰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今以書攷之泰誓牧誓皆呼司徒司馬司空彼之三卿即此之六卿平時軍將皆命卿況天子親征六卿必從可知鄭氏以

軍帥選于六官六鄉之吏則固六官為首鄉吏次之而此之六卿必非鄉官也況夏之官制與成周同異不可知故惟孔説為當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名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

有扈氏威侮五行至今予其恭行天之罰鯀汩五行而殛死禹敬修六府而萬世永賴蓋天子諸侯之職在于養民而已五行即六府乃民之所養者也有扈威侮必有事實如隋時遼東之役伐山造船林麓皆盡文中子謂帝省其山則將何辭以對蓋五行指其在人間者非運行之五氣也怠棄三正或疑夏時頒朔不知子丑二建竝頒耶抑止頒寅正也若止頒寅正則何得云三正乎此說亦有理愚謂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古

人重此三時三代雖三正迭建而亦兼用焉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豳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為正春秋雖用周正而祭祀田獵則仍從夏時此兼用之明徵也古人每月皆有時政有邑不奉王朔則棄其時政而不修亦可知矣故謂之怠棄按文自可見也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禀承不敢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

馬之正汝不恭命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左為車左右為車右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側鳩反矢之善者攝叔曰吾聞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之御惟主馬故特言之此謂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爾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

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晉伐齊郤克傷于矢而未絶鼓音張侯為御而血殷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御非其馬之正馬之正謂馳驅之法也嬖奚拙于射王良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是御者之法與射者之巧各得其正相應如一人而後為善也戰之司命尤在于御羊斟所謂今日之事我為政故御非其馬之正獨于御而戒之○首左字當一斷呼左之人而告之也下右字御字亦然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為伍五伍

為兩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為一兩葢甲士則每兩之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為之助者也一鄉一甲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葢五百兩也鄉一人統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先王之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為功非惟師出以正抑左死于射右死于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故能為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

用命賞于祖至予則孥戮汝祖遷廟之主社社主也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可知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又載社主以行也用命謂有功不用命謂違律奔北賞刑異處者祖主陽陽主生故賞于祖社主陰陰主殺故戮于社此軍前之賞罰若徧敘諸勲則反至太祖之廟而後行也或殺或刑凡顯其罪以令衆者皆曰戮上二語蓋古軍法予則云者猶今

臨時區處也孔氏曰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按孥戮當從孔說古者罪人不孥雖曰行軍但嚴其令以肅衆然不行則人不信何肅衆之有

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無不明備楊氏曰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孥戮罔赦牧誓云不愆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節制之嚴如此故聖人著之經為萬

世法○甘之戰大矣天子親誓六師其所戒者三人而已左右與御是也蓋古者專用車戰步卒亦以供車非若後世騎步之不相為用也故言兵者皆以乘計曰百乘曰千乘曰萬乘皆軍賦之名也凡車之命係于三人自一乘至于萬乘皆有是三人者故戒其左者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戒其右者則凡車右執刃者同聽之戒其御者則凡車中執御者同聽之雖六師之衆以三言蔽之無所遺矣啓之誓師能要而盡如此夫子所以

取之為萬世法歟

五子之歌

真氏曰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康以盤遊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周

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真氏曰此魏絳之所以規晉侯也晉侯好田故絳及之夫民之與獸爲生不同而安居之欲則同故民安于寢廟而獸安于茂草先王之世曁鳥獸魚鼈咸若者以其德之不擾也羿則反之不惟國事是恤而惟麀牡是思田

獵雖云習武然亦豈可數哉夫羿因太康之逸豫而篡之巳又以逸豫為浞所篡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至距于河太康啓子尸位謂徒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夏都河北洛在河南洛之表水之南也十日曰旬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與距同羿因民不堪命拒太康于河北使不得反遂廢之○新安陳氏曰此史序五子作歌之由能敬必有德逸豫則怠勝敬所以至滅其德○金氏曰太康畋遊無度逾河之南

又自河而逾洛水之外又留連十旬而弗反此羿所因以得志也○呂氏曰姦雄何代無之苟我無其隙彼何所因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秦不築長城營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幸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

厥弟五人至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蔡傳說怨字好其一曰皇祖有訓至本固邦寧孔氏曰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懔危貌

○蔡傳此一段發得意透而辭亦警健說到民惟邦本處用一且字見得上是大槩說下是究竟說國之有民如崇墉之有基下之而不親是自剝其基也○易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程子曰艮重于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于地為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剝者也下剝則上危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唐郭從對明皇曰在庭之臣以言為諱閼門之外陛下皆不得

知草野之臣心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

按明皇平日下其民至于閼門之外事皆不知一旦失位出奔田野父老乃得覩天子之面而出其欵直之言明皇于是憮然自失回思向之九重嚴邃乃所以釀成今日之事向之所親信狎昵者今皆不可恃而天子所與為崇高富貴者乃此輩樸野鄙戇之民也故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民可近不可卜豈不信哉

予視天下至奈何不敬予五子自稱也既述禹訓因深言君位不可恃以為安而民之為可畏愚夫愚婦言其至微一能勝予言其不可忽蓋兆民之情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一失其心則君民之分不足復恃且怨不在大亦不在多太康之失至于黎民咸貳則其失多而民怨非今日矣夫以一人之寡而三失之多豈能勝民怨之衆乎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怒是也不至彰著則人主不知著而圖之常患無及故當不見是

圖如民情欲逸吾役而勞之民雖未怨也度其緩急而張弛焉如民欲資饒吾不能無稅斂民雖未怨也量其有無而取舍焉陳子昂曰天下有危幾百姓是也朽索易絶六馬易驚喻其危懼可畏之甚也

其二曰訓有之至未或不亡訓亦禹之訓也孔氏曰有一必亡況兼有乎真氏曰禹之訓六言凡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凛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于此意者大禹為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太

康以禽荒而亡皇祖之言于是乎驗矣○董氏曰聖人言善惡成敗如醫師之辨藥士師之勅法其物食之殺人其事犯之罪死不吾欺矣輕生者不顧而身試之卒蹈焉以身為後人戒其太康之謂與○梁王觴諸侯于范臺魯侯舉酒色味高臺陂池曰無此四者可無戒與予愛其言謂正可與此歌末二語為的對

其三曰惟彼陶唐至乃厎滅亡孔氏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正

義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言之○要知堯舜禹相授一道意自堯而始一道相傳故以陶唐該舜禹自堯而下皆都冀州故以冀方該天下○道與紀綱亦有别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將亂之君道先亡紀綱次之則國從之矣堯舜之道只在儆戒太康失道只在逸豫心志既荒至于紀綱盡亂是以并冀方不能保而失天下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至覆宗絶祀明明我祖二句只一直意傳謂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是也非謂禹以盛德故得大業也典則泛就治天下之典章法度言之包鉅細而言鈞石則舉其一而言以見禹貽謀之遠也百度待信而立故舜同度量衡武王謹權量正以民信所繫亦即上之法制禁令之所關也此事上自官府下至民間一則為信二則為姦故雖以古之帝王亦莫不謹于此○自其經常可永守而言則謂之典自其中正有準

而言則謂之則二者亦難分姑以財用譬之如出納有
大法可常守而不易者典也就其中多寡各有定數者
則也傳引周官六典八則亦姑以見典則之大意爾○
關石和鈞關取通意若彼此不同而有折閱則非通矣
和取平意若取予不兩平而有爭爭則非和矣關通和
平亦互文禹慮後世法度廢弛有時不關不和故存此
二者在王府使有所取正也荀子良賈不為折閱不市
注折閱謂損所賣物價也○禹之貽謀之遠至于鈞石

而具有太康荒墜之甚至于紀綱之盡亂
其五曰嗚呼曷歸至雖悔可追曷歸仇予皆指太康而
引以自歸仁人之于兄弟榮辱一體親愛之至情也鬱
陶思之深也思之深則欲見之切矣而又自言顔厚有
忸怩顔厚色愧也忸怩心慚也此五子言其在于洛汭
徯而望之之時其情如此也又言人君不慎其德以至
此雖悔其可追乎言無及也從首漸怨至此爲深怨之
中有悼有傷有思有慕而歸于以理自反未嘗少有憤

激之意蓋自虞廷之歌至此猶詩之有變風焉亦可謂變而不失其正者矣五子其賢矣哉孰謂禹啓之明德無傳哉○太康失國因於不敬慎爾故五子之歌始之曰余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以是始終焉乃一篇之綱領也

胤征

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為羿所拒遂居河南之夏陽宋開封府之太康縣是也又十年而崩弟仲

康立觀肇位四海之語則諸侯猶宗之為君也十四年崩子相立羿亦好田其臣寒浞弑之而篡其位及夏后相自河南遷河北帝邱在位二十八年方為浞之子所滅夏遂中絶者四十年而少康復興

水經注窮石既伏善射篡相寒浞亦因逢蒙弑羿即其居以生澆因其室而有殪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二國名處澆于過處殪于戈有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鬲氏收斟灌斟尋二國之餘燼殺寒浞而立

少康

惟仲康肇位四海至胤后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之弟五子之一也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六師于是有羲和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迷亂于其私邑胤后承王命往征之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至夏合為一官其人蓋羿黨其時尚未能正其誅然即其荒酒廢職亦當致討也○孔氏謂仲康為羿所立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徯于洛汭不在舊都不為羿所立明

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至厥后惟明明聖指古先帝王謨訓其法語也徵驗保安也天戒日食之類常憲臣人所守之常法也胥傒言聖有謨訓徵驗甚明可以底定保安乎邦國下文即謨訓之語先王克謹天戒言君能存畏天之心于上遇災而懼思所以消弭也臣人克有常憲言其大臣能存畏天之心于下凡大政所關紀綱所繫常法所在能秉持而無所失也百官修輔言其羣工

庶僚亦各修其職以輔其君不以位卑勢遠而忘自效也如是則其君内無失德外無失政而為明明后矣孰法自大臣始故言克有常憲其實大臣亦修輔百官亦有常憲也

每歲孟春至邦有常刑道人宣令之官名曰道人不知其義道聚也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鐸鈴屬木鐸金鈴木舌文敎用之金鐸金鈴金舌軍法用之官師蔡傳謂官以職言師以道言愚謂只是諸有司之長爾相規相規正也百工

執技以事人者以藝事諫見納諫路廣也先王制令上自官師下至百工無不得諫不諫是謂不恭不恭者邦有常刑本為羲和昏迷天象卻引此者平時坐視君之得失而不言猶且有罰況天戒又得失之大者乎上自官師下至百工猶欲其諫不諫謂之不恭況羲和不惟不言又廢其職乎○蔡氏元度曰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人之令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蔡傳引孟

子責難于君謂之恭以釋不恭之義要之其或不恭乃古人申戒之常語未必有孟子之意也○許氏曰官師相規至邦有常刑皆遒人徇于路之言也此正先王之所謹臣人之憲而修輔者疏云平等有闕猶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之賤猶令進諫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按此以相規為官司自相規其說亦好但蔡傳引胥教誨以訓相規則主君言宜更詳之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至不及時者殺無赦孔氏曰顛覆

謂反倒沈謂醉㝠㑦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凡日食天子伐皷于社瞽樂官樂官進皷則伐之嗇夫庶人供救日之百役也官之所居曰次畔官離次遠棄厥司以酒荒于私邑也官之所掌曰司○正義曰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

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以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以此知必非房星也○唐太衍歷日度議曰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和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則日食可知○古者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周禮救日月太僕贊王鼓鄭注云救日之時王或親鼓則此鼓奏鼓當是

樂官進鼓于王王親鼓之太僕乃贊之當又有餘人助之穀梁傳謂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正義云所陳既多皆樂人伐之〇日食惟正陽之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否此九月奏鼓恐夏禮異也正陽之月夏四月也〇正義曰先時不及者謂為歷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

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強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歷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歷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

朔是造歷後天時也後即不及也其氣望等皆如此○先時後時且必殺無赦況昏迷于天象乎觀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羲和猶罔聞知是不但推算之失而已蔡氏以罔聞知為後時非也

今予以爾有衆至欽承天子威命將行也奉王命行天誅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

火炎崑崗至咸與維新炎熾也崑出玉山名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奉天討者謂之天吏逸過也殲滅

渠大魁帥也言茍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徳不擇人之善惡而殺之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渠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汚習之人皆赦使自新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大哉王言遂為萬世討罪之衡天吏二字始見于此○羲和非止廢官而已有私邑有徒黨有脅從距命不臣之迹蓋非一日其與其黨蓋又不但崇飲私邑而已是時羿為簒賊而羲和如此其為助羿為亂不言可知然胤侯聲罪致討畧

無及之者蓋是時仲康之力未足以翦羿姑據羲和職守為問則已足以正其罪而誅其不臣之心矣此處變先後之序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至其爾衆士懋戒哉威者嚴明之謂愛者恩意之謂是二者皆所當有但軍旅主威臨軍之道威勝其愛則信其事之必濟愛勝其威則或流于姑息故信其無功誓師之末復嗟嘆而深警之欲將士之用命也○謂之曰威克厥愛愛克厥威即見愛乃威

中之愛威乃愛中之威而非有二也但軍旅之道以愛勝威則不若以威勝愛爾蓋以威勝愛不妨有愛以愛勝威則令或不行矣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皷旗幟為之精明五代時兵驕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忽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震復合戰而克之此豈非威克厥愛允濟之效與若子儀之寛以得衆李廣之舍止人人自便而士樂為之死要之少于古人節制之道也○楊素馭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

失而斬之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嗚呼韓信敺市人戰猶以計激而用之若楊素之所為秦人之不為也又豈威克之謂哉○蔡氏訓愛為姑息非是朱子曰廵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此豈非愛之謂乎程子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有法所謂節制是也徒嚴則是無愛矣威克

厥愛非無愛也姑息僨軍之道也豈但無功而已哉豈但不可使勝威哉

夏至再世即中衰少康布德兆謀四十年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其功烈為盛于周宣史逸其書惜哉○夏書當不止此杞不足徵夫子所以深慨于文獻之不足也吁其所感者深矣○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

尚書日記卷六

尚書日記卷七

明　王樵　撰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商書舊凡四十篇二十三篇亡○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按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氏曰自

商卭遷焉都雖數遷商名不改正義曰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爾又曰湯取契封商以商為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邰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為豳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亳説見湯誥

湯誓

湯子姓名履而號曰湯以湯爲謚者非周前無謚○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畧

王曰格爾衆庶至天命殛之孔氏曰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正義曰泰誓云獨夫受

此湯稱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于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湯于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繆也○金氏曰湯武興師之時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爲君臣天命既絶則爲獨夫者其在斯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待南巢牧野之後而天命始絶哉且湯武既已興師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于衆則是以諸侯而伐

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矣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于嫌聖人而文之哉⊙按王者天下之所歸往也亦何常稱之有哉天下之所歸往者則為王矣湯武所不得而辭者也王若曰猶可謂史臣之追書至武成有道曾孫周王發明見諸祝辭而亦以為史臣所追增恐無是理○天命殛之天豈諄諄然命之乎亦以民心卜之而已

今爾有衆汝曰至今朕必往金氏曰弔伐之師義也而

亳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在水火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徯我后奚為後我觀成湯辯曉之辭首之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葢亳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夏德若玆今朕必往葢亳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至罔有攸赦賚謂爵賞食言言已出而復吞之也孥戮說見甘誓

仲虺之誥

孔氏曰仲虺臣名趙臺卿謂即萊朱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作誥皆解湯之辭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告湯亦是會同曰誥

按凡因會而陳之者皆曰誥不特以告君亦因以曉衆

庶也今人專以釋湯之慙為言不復及下句則失仲虺作誥之意矣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孔氏曰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金氏曰南巢今無為軍地桀奔于此因以處之故曰放焉放伐之事終不若禪讓之美而又湯始為之故自以為有可愧之德恐後世無君者指此為實以藉口也

仲虺乃作誥曰至奉若天命仲虺作誥一以釋湯之慙一以曉其臣民衆庶聰明以聖德言不囿于形氣之私不為物欲所蔽是為天生聰明不可徒以生質言時乂者使為民主使天下有所取正而息其爭亂也重表率意有夏昏德二句見失其所以為民主之意天為民求主于是乃錫王勇智獨言勇智者勇足以有為一毫私意牽制他不得智足以有謀一毫私意昏蔽他不得此重聖德上說正所謂天生聰明也表正萬邦纘禹舊服

所謂時又也重天意上説兹率厥典二句則言所以纘舊服答天意者宜如此也○何謂天者典常之所自出五典天叙也五禮天秩也五服以章有德天命也五刑以加有罪天討也何謂典常者禹之舊所服行堯授舜舜授禹不過此四事而已萬古君天下者亦只有此四事而已○兹字要分曉蓋上言天意如此故此言王于兹惟率循其常道以奉順乎天命乃所以承天意不然則豈天所以錫王勇智之意哉蔡傳篇末總意提得甚

分曉曰先言天立君之意惟天生民有欲以下天之命湯惟錫王勇智纘禹舊服不可辭惟兹率厥典奉若天命○既承天意率厥典則一人横行于天下自不得不討雖不惟放伐而放伐在其中矣先儒徑惟伐桀言則不可○許氏曰人之所不能為者湯能為之是其勇人之所不能知者湯能知之是其智○表正表標也立標于此人所取正也

書有大義不過一言曰天立君之意是也堯舜之所

以禪讓湯武之所以放伐以此而已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又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立君之意與君之職槩可見矣堯舜知子不堪即以天下與舜禹自常人視之則以聖人舍其子而以天下與人不

私其子也不知聖人之心所睹者天立君之意而已
薦賢自代茍代者少不如已是已負天下也而堯得
舜舜得禹故孟子特從而表之以為二聖人者乃為
天下得人者也既賛其仁又賛其難信乎其難也論
而至此則不以天下私其子又奚足為堯舜道哉禹
之子可繼則又不必固于為讓無非順天而已迨于桀
紂民墜塗炭則湯武又不得不身任其責救民于水
火之中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予弗順天厥罪惟

鈞亦惟有睹于天立君之意而已故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二事乃萬世之大義非堯舜湯武不能為非孔子孟子不能贊也○孔明出師表忠肝義膽可與伊訓説命相表裏但向上一節似猶未及天立君之意是也此開天闢地以来一箇大頭腦唐虞三代君臣只幹當得這一句孔明所執之大義只到恢復漢室便了在漢家臣子固此是大義在天下則非一家之器使漢德已厭人心已去天命已

攺雖孔明其如之何當時只合自已為天吏直截擔當了天下第一等事救民水火之中以至仁伐不仁以至正討不正則無敵于天下當是時漢室陵夷生靈塗炭豪傑並起昭烈以漢室之胄舉湯武之師所謂名正言順而事必成者凡竊據漢地者皆可聲罪致討劉表之荊州劉焉之益州正可明白以義取之不必費許多委曲又何藉于孫權結與為援以荊州見借而復見奪哉○漢高帝唐太宗都見不得此一

著為義帝發喪討得這箇題目只是捉得著了項籍死欵使項籍不殺義帝却將甚事來做題目自家若當得箇天吏起劈頭只合救民于水火之中新城三老董公所謂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者猶落第二義云

夏王有罪至用爽厥師孔氏曰言託天以行虐于民乃桀之大罪式用爽明也天用不善其所為商用受天之命以昭明其衆所謂時乂也有夏昏德衆從而昏商有明德衆從而明天下之繫于有主如此此下接簡賢附

勢文意不倫恐有脫誤
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孔氏曰簡畧也賢而無勢則畧
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始我商家國
于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
商家大小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德言足
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也○按仲虺之言此非
以其必不相容而湯之先發制人為得計也亦曰湯之
一身乃天人所倚賴使南巢之師不舉則必見翦除于

桀將失天人之望爾○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指當時為善不黨桀者言也餘且如此矧湯之善聲尤昭著而尤桀之所忌者乎昔司馬遷謂西伯陰行善後儒皆笑其陋然以事勢言之當時若行迹顯顯必不見容觀紂醢九侯脯鄂侯文王只一竊嘆便至羑里之囚而況日有足聽聞之聲入于凶人所惡聞之耳乎但謂文王為此而韜晦其迹則不可爾大小察傳專指商衆言似未是觀下文以予對言予者我商也則小大乃當時小

大庶邦爾

惟王不邇聲色至彰信兆民邇近殖生也聲色者誘人之穽故曰不邇貨利者侵德之蟊故曰不殖此仲虺見聖人之的故言之愈近而其事實難其功愈切湯惟如此故志氣清明而好惡取舍無不得其當懋與予楙乃德之楙同人之楙于德者則楙之以官楙于功者則楙之以賞言官賞一稱其人之功德而無所私也德浮于官非所以待德官浮于德非所以慎官賞浮于功非所

以慎賞功浮于賞非所以重功見得聖人處之便各得其當○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在人事切近上○世之學者髙談元虚其實于聲色利欲中能脫然者幾人南軒臨終教人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汲黯謂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胡五峯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葛氏曰君子小人之進退係于人君心

術之邪正心術一正則君子進否則小人進矣君心惑于聲色則便辟之臣得志貪于貨利則聚斂之臣得志有功德者官賞何由及之不邇不殖乃懋德懋功之根本也○按人主一心政治之原此心一染于聲色貨利則承意趨令之人見親而好惡取舍漸不得其正于是衆讒可以毁有德衆譽可以進無功欲官賞之施一稱其功德之實如權衡之不爽豈可得乎故九經之道遠色賤貨而後能貴德勸賢○其用人也視人之善如自

已出樂而行之無一毫之勉强其有過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融脱灑落曾不俟乎終日○成湯聖人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惟其改過不吝所以無過也成湯之所以聖者在此○堯舜未至于有過而舍已從人湯則改過不吝○禹拜昌言用人惟已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則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也朱子謂聖人之心至虚至明萬理咸備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此可以細玩三聖人氣象○仲虺曰改過不吝伊尹曰從諫弗咈惟改過不吝所以從諫弗咈也○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為體寛為用以愛之用言則寛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臯陶稱舜御衆以寛又曰好生仲虺稱湯曰克寛克仁言仁雖始于此然好生一言已盡仁之妙矣○朱子曰居上不寛葢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寛非廢弛之謂也又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寛則非也又曰令人為寛至于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

在我下稍𨚫是姦豪得志平民不蒙其惠反受其殃矣
按寛仁君人之大德也然有行之不得其道反為寛仁
之累如朱子之言者知此則知成湯之所謂克寛克仁
矣○此湯德足聽聞之實乃指為諸侯時言之或以彰
信即聽聞非是葢言其德之彰信正見其足人聽聞也
乃葛伯仇餉至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仇餉事詳孟子葢
孟子時湯征等篇尚未逸○呂氏曰後世師之所至荆
棘生焉湯師所加民皆欣欣葢弔民伐罪布其寛仁如

旱極之時雨所至則蘇也○民之戴商非一日嗚絛之
役以人心願望之極葢民猶以為遲也
佑賢輔德至永保天命上數節言湯之弔伐出于天命
人心之不容已此下則言君師之責既在于湯所以仰
承天命下副人心者其道尤不易也人心離合之幾與
前面人心相應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與前面天命相應以
人心天命之無常此為君之所以難也葢以今日言則
天與之人歸之誅其君而弔其民所以順乎天而應乎

人何慼之有以自今以後言則民無常懷在德而已德苟日新而不已萬邦惟懷況邇者乎志或一自滿九族且離矣況遠者乎人心離合之幾可畏如此日新之道在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懋昭其大德而建中于民其要又在能自得師而好問若謂人莫已若而自用則所謂志自滿者也自滿必不能日新不能日新則德業自是隳矣九族乃離而亡也不難矣仲虺納規之要在日新二字慎厥終惟其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矣天無

常親在禮而已有禮者封植之必加如湯以七十里而受命昏暴者覆亡之立至如桀藉有祖之成業而喪亡時惟天道不可忽也不可恃也故言欽崇天道則永保天命矣○當時諸侯固有賢德忠良以不合于桀而見擯棄者亦有弱昧亂亡以阿附于桀而不見討者嗚條既放之後正命德討罪一新之初而人心激勸之候也故欲其于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弱昧者兼之攻之亂亡者取之侮之弱昧亂亡乃彼之所以亡

兼攻取侮惡惡雖不同而同于推其亡也賢德忠良乃我之所以存佑輔顯遂善善雖不同而同于固其存也如是則人心激勸莫不勉為忠良賢德之歸邦國不其昌乎孔氏曰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陸氏音義推土雷反○欲與萬國同其安存者天子之心也彼之與亂同事而自底滅亡者勢不得不誅其君而弔其民亡乃彼之自取故曰推彼之所以亡若安存之道則我與賢德忠良者所共也

故曰固我之所以存○德無止法民無常懷憂勤惕厲日新一日德乃光輝而萬邦人心繫屬歸仰者亦常新而不厭少或自滿則怠荒之心乘之德將日虧而九族之離自此始矣故王當懋昭王之大德以建中道于天下中而謂之建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自大君身上做出來與人看而使之視以為則也建中之道在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事有是非可否一斷以義則事得其宜心者視聽言動之主也一

于禮而非禮不動則心得其正心得其正乃能制事之宜事得其宜則行無不慊于心所謂内外合德而中道始立也埀裕後昆指後王言言禮義之成法不特與當時做樣子而永與後王做樣子使亦有以建中于民也後伊尹告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乃祖攸行非即其制事制心之成法乎欲太甲以之為據依若射之省括于度機無妄發則湯之埀裕誠大矣○能自得師孔氏曰求賢聖而事之可謂得

之然而能自得之意尤當深味也如宣帝為元帝得蕭望之可謂得師矣而望之之所以為賢與其所以當尊事服從者元帝固憒然也則非可謂能自得師矣自字最重得師由我而由人乎哉○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故能委心聽順而受其益不然雖以父母之命臨之無益也○魏文侯之于卜子夏田子方固曰師之矣然子夏子方之所以為賢文侯知之否乎吾意其猶夫聽古樂爾則其所好者特禮賢下士之名而非其中心之

所自得也○不能而恥問于人居上而恥問于下問而不誠未少有得而止皆不可謂之好問好問則天下之善皆其善故裕自用則一已之聰明幾何故小○湯興王聖主也仲虺始而勉以日新戒以自滿終而尤以興喪不常終始之際申戒可以見聖賢儆畏之心古大臣弼直之道矣○蔡氏謂謹終之道惟于其始圖之竊謂圖始之意已該于上文日新自滿勉戒之中此條更端歎息意重有終細玩可字惟字當訓思○殖有禮覆昏

暴時惟天道桀惟昏暴故亡湯惟有禮故興然人心之操舍無常而天道之禍福相倚一念之不終則舍有禮而入昏暴亦無難者故當欽崇天道兢兢業業益務有禮之修常虞喪亡之至則天命可永保矣○孟子言堯舜之道若湯則聞而知之湯之道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說者以為萊朱即仲虺中之一字自堯授舜舜授禹後再見于此而其制心制事二語實有得于傳心之要上承精一之旨下啓四勿之傳實在于此○湯之盤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以自警仲虺以申戒古聖賢之心法端可識矣○不自滿假舜以稱禹志自滿仲虺以戒湯功虧一簣太保以戒武王○按湯豈自滿者哉而時則當戒湯德積累非一日以至于有萬邦若以其時而言固盛極而易滿之時也聖人之心履盛而思戒功成而不居不自滿所以日新日新而不已所以其德常新○制心制事有禮有義學者學此而已隆師好問者求此而已○人之精爽負于血氣其形于五官

者不能皆得其正故必待禮義以自治必得明師良友之啓廸然後有以明乎禮義之所在而制心制事自得其準則○問禮義莫是攝心之規矩否朱子曰只是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之類是也

董氏鼎曰君臣人倫之大經也帝王綱紀天下先謹乎此而後人得安焉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畏縮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前無是人無以藉口爾苟一為之則後有潛蓄不軌之心而囂然

以逞者其不指以為辭乎故湯以自慚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然湯豈至是而後知哉葢謂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則容有慼慼而心不寧已久矣天人交廹不得已而為民除害及事已定而天下不吾釋聖人之心于是有愈不自安者焉不有仲虺之誥其孰從而明夫順天應人之義于君臣之分不相屬而相維也哉○朱子嘗言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愚按夫子于易極贊湯武之革命為順乎天而應乎

人即仲虺之意而于平日則又稱泰伯文王為至德而謂武未盡善此又成湯之心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孔氏曰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于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按亳湯之都說者不

同鄭玄以為河南偃師縣漢書音義臣瓚以為㳂陰亳縣杜預以為梁國蒙縣北有亳城皇甫謐以為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是諸説不同疏家亦不能斷今以經攷之湯之亳即盤庚所謂適于山用降我凶德者也此惟偃師為是穀熟非依山之邑葢因相土甞居商邱商邱穀熟俱在梁國故後人以

穀熟為亳因商邱也以寧陵為葛因穀熟也凡地名相沿多有不足據者或指一亭一城一鄉以為證或指有古人之墓亳城豈必湯都葛鄉豈必葛國湯冢伊尹冢安知非箕山之上許由冢之類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孔氏曰天子自稱予一人古今同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至克綏厥猷惟后孔氏訓衷為善朱子謂以衷為善未親切衷只是中令人言折衷者

葢以是為準則而取正也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的道理降與爾此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詩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止于仁君之則也止于敬臣之則也視曰明目之則也聽曰聰耳之則也又曰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㢠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真氏曰聖賢之言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深味降之一言真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

間也可不敬與○若有恒性諸家俱屬下文惟蔡傳讀屬上句謂順其降衷之自然皆有不易之常性也即民之秉彝之義民有恒性則循其性之常皆道也凡見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者莫不各有常道但稟受之初不無清濁純襍之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于是有不安其常道者使安其道非君不能安其道者如父安于慈子安于孝之類何以非君不能有政刑以治之有教化以導之而後昏蒙可開强悍可回人人始安

于其道而不失其恒性是天下待君以輔天之所不及也見君道之繫于天下其重如此○惟皇惟后二惟字相對看降衷恒性天所能也綏猷必待乎君師而非天所能及歸重在君道上或謂天立君之意則失之矣衷性猷只是一物但有原于天具于心發于事之别故異其名若有字無工夫以理言之也○克綏厥猷為一篇之綱領夏王滅德作威以下即綏猷之反與衆請命輯寧邦家即任綏猷之責獲戾上下若不克勝守典承休

勅諸侯以同盡其職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綏猷之咎也

夏王滅德作威至以彰厥罪言桀自為不道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能堪忍言虐之甚也民並稱寃于天地惟天道福善禍淫乃降災異于夏以明其罪周語曰伊洛竭而夏亡降災之事恐此類也天之降災有仁愛人君冀其改悟者桀惡貫盈無復改悟之望天降災以明其罪示誅絕而已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至以與爾有衆請命天命明威承上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而言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于天也請命請有衆更生之命于天也伐罪救民湯不敢專而一聽于天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預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成湯聿求與之戮力以與萬姓請命也戮當作勠古通用又力周反說文并力也

上天孚佑下民至𢧵民允殖孚佑孚字因上請罪請命二請字而言請者聽于天而不敢必之辭上天信果佑愛下民故夏桀竄亡而黜伏則請罪者得矣夫夏王有罪而既伏其辜萬姓無辜而卒蒙其佑上天福善禍淫之命果無僭差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有生意賁若草木焉兆民信乎其殖矣殖生長也殖曰允殖昔未可知而今喜其得之之辭也應請命而言○賁若草木朱子舊說似非文意當從蔡傳以此句屬下句為意昔也

民困于虐政如草木之憔悴今憔悴者蘇枯槁者復如草木之敷榮也賁文貌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至若將隕于深淵夏德昏亂爾邦家渙散而不輯摇動而不寧今罪人既黜天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深惟付予之重必能上順天理下悉民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然後足以當之而恐非寡昧之所及也未知已得罪于天地與否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湯自嚴畏以期諸侯同心奉職之意

凡我造邦至以承天休皆舊邦也而曰造邦明商命維新與之更始也誥告無他惟以匪彝慆淫為戒者蓋從非度而就逸樂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罔念其職之所在是大桀小桀也故欲諸侯以為痛切之戒各守爾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韋顧昆吾之屬惟廢其典常以與夏桀同底滅亡而不得承天之休爾諸侯則既見之矣○天子有天子之典所謂率典纘禹舊服者是也諸侯有諸侯之典凡守法度勤政事安養斯民夾輔王室之類

皆是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至無以爾萬方爾有善所當舉也朕弗敢蔽罪當朕躬是負天下弗敢自赦是皆簡在上帝之心簡閱也說文閱具數于門中也謂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如大閱簡車徒亦歷選數之之意簡在帝心謂有善有罪皆閱在于帝心也蔡氏曰民有罪實君所為君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于責己薄于責人實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林氏曰所謂罪在朕躬非必已

身有可指之罪然後爲罪也葢天降衷于民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無不得其性各安于其道而後無負于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爲君者教之不至養之無素而處之或失其宜也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夫以一人臨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一人之責必使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爲能盡君之職而無負論至此則獲戾于上下亦豈難哉此湯之所以懼也○朕弗敢蔽論語作帝臣不蔽說者曰言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

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據論語則為初伐桀而請命告詞據此經則既克夏而告諸侯之詞則其意亦不同矣○東漢書陳蕃傳曰昔禹廵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外紀曰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按二書所載必古來所傳可以深見聖人之心足與湯誥相發非可漫觀者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與爾維新則既咸有其始矣未可保其終也尚克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爾時是也指上文所言也天子諸侯各有其職而實盡之為難故勉以時忱而期以有終也忱如王忱不艱之忱欲其篤信而果踐之也時忱而曰尚克有終而曰乃亦皆難之而庶幾其必能之意

羅文莊公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而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隂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闡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及宋程張朱子者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為天命之性孰為氣質之性其説于是乎大備然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不

能也愚嘗寤寐求之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葢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為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

伊訓

訓教誡也于朝曰君臣焉于燕曰賓主焉于學曰師

友焉以武王年德之髙而召公諫旅獒亦例曰訓古人命名之意可為萬世法也若曰臣之於君不可以訓言則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伊訓訓書之始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伊訓也以事為篇故巽其稱爾說命後二篇亦訓也蒙首篇而皆曰命爾髙宗肜日旅獒因事之訓洪範無逸大體陳論之訓立政宜為訓而入誥體者有羣臣百官在也周官乃成王訓官吕刑乃穆王訓刑皆上

訓下之辭又周官近誥體呂刑以命呂侯則類於命以普告司政典獄則類於誥而皆爲此二篇訓之變例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至以訓於王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陳天命以告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二篇亡孔氏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正義曰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

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繆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按經文往往述湯事一則曰今王嗣厥德一則曰肆嗣王丕承基緒一則曰今王嗣有令緒皆為太甲繼湯後之辭若中間有外丙仲壬則其文必不如此蔡仲默過於不信書

序故不用其説且朱子於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下雖引趙岐説仍引程子之説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此説出於程子而質之於經又合其當從無疑也皇王大紀論外丙仲壬之立謂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以歴數知其非者四卲子皇極經世書以太甲元年繼湯是先大儒皆以此為定説矣○太甲湯嫡孫觀公儀

仲子舍孫而立子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否立孫此可見矣兄終弟及必有所不得已此時無不得已之故也○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為崩年改元其義大謬嗣子踰年即位而改元古今之達禮也公羊言之詳矣詳見舜典元祀十有二月者湯崩之踰年太甲即位改元之祀也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即位改元也○乙丑日也不言朔者非朔日也祠祭也先王湯之祖廟契以下也烈

祖湯也太甲以湯崩之踰年十二月即位改元伊尹攝祭於廟奉太甲祗見厥祖皆以即位告也○按蔡氏云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葢朝覲會同頒朔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為歲首也誠為至論又引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等事以為周秦漢皆不改月數之證亦為詳確但質之春秋則周實改月數本朝有作周正辯者引證尤

詳子以為此不煩多辯兩言而決爾子月為一歲之始猶子時為一日之始安在建子之不可以為春乎改時亦改月周則實然矣凡春秋所書者皆紀其實胡康侯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不知史以傳信夏時豈可以冠周月也○金氏曰建丑雖曰地統然月建順於天而右行日月不及天而左會惟建丑之月月建在丑日月會於丑故天文以丑為星紀蓋自是為始以歷十二次也所以商正用之○伊尹孔

疏據孫武子及呂覽云名摯或自有兩名或更名爾

三代而上未聞以字傳者且其對太甲自稱曰尹

躬則非字明矣○正義謂知祠非宗廟者湯之父

祖不追為王按詩玄王桓撥朱子曰玄王契也王者

追尊之號安有湯有天下而忘其祖不追王不立廟

之理乎○祠與奠異祠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

䰙而已其禮小喪於殯殮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

始名為祭是祠不可以為奠也孔氏以祠為奠殯

而告故吳氏非之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喪主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祗見○太甲即位豈有告湯而不告餘廟之理本文上言祠於先王下言祗見厥祖二句之間先王厥祖異文則先王是湯之先廟厥祖是湯可知且於先王曰祠而於厥祖曰祗見則祠是祭祗見非祭也祠先王曰伊尹而見厥祖曰奉嗣王是廟中之祭攝於伊尹殯前之告非伊尹所攝也且孔氏踰月即位奠殯而告之説既非則又安知

是時湯尚在殯而未葬乎緃曰在殯即位重事也伊
尹奉嗣王祗見以告其又何可疑乎是時侯甸羣后
咸在位次朝之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亦各在其列伊
尹於是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葢上對烈祖
下對羣臣説者謂乘王心之虚而入之是也○天子
七月而葬桐宫湯之墓所計踰年即位之時湯必已
葬矣太甲宅憂伊尹攝祭故祠於先王又奉太甲以
祗見厥祖皆以即位告獨祗見厥祖者將有以訓之

也○蔡氏云先王湯也又云徧祀商之先王又云徧見商之先王蓋以外丙仲壬為先王而不知湯以上尚當有先王也如其言先祠丙壬後見烈祖無乃非序乎若以先王中有湯則下祗見為複矣既以所居仲壬之喪則仲壬亦未在應祠之內○觀烈祖之稱湯時非在殯也改元之日伊尹率百官奉太甲以祗見喪三年之内事死如事生故曰祗見烏在不可以言見哉○攝而告廟喪三年不祭也攝而臨

羣臣喪三年不言也告廟是以即位改元之事告祠告是改元之常禮因祗見而訓王是伊尹特舉之深意○既攝而告廟又奉太甲祗見厥祖是太甲亦至廟中不知其禮當何如君臣當何服○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歷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有改三代三正迭建以新民之視聽是也月數有改有不改有改於上不改於下從民間之便有二者並行如周七八月為夏五

六月孟子之言與周制合而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則又仍為今時之秋葢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太熟而未穫也詩中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皆此類也乃若春秋則史官之書必用時王之正朔而歷法要為不可亂時必與月合時月必與所書之事合或者乃必欲旁引曲證以為周不改月疎矣○蔡氏必以太甲為居仲壬之喪則王徂桐宫居憂為居誰之憂乎依湯之墓居壬之憂伊尹無乃迂於

事乎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至朕哉自亳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故以夏事告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方字正是對下為意非日新不已之說也○天災如水旱疾疫三辰變異之類山川鬼神不寧如山崩川竭地震及鬼神不為民降福之類言不但無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安其位不但此等又次及鳥獸魚鼈咸若其

性遂其生皆天眷夏之先后而然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則神人畢安可知曁鳥獸魚鼈咸若則民物咸阜可知要玩亦莫不字曁字咸字○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成湯之德下文詳之正欲太甲率而循之也○造作也始也造攻言兵非外作天下共起而亡桊由具造攻於咸陽也夫桀之都禹之都也或為朝覲訟獄之所歸或為干戈之所指因其所造而已矣湯之亳太王之邠文王之

岐其初微矣闇然自修豈有意於興王之業哉而卒為
政於天下者修德無小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桀之末亡也
王室如燬時無有能赫然一奮其武為萬姓請命
者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武曰聖武見其出於德義之勇
故能一怒而安天下鈇鉞豈必用哉義師所臨人自屈
服此易所謂神武而不殺也〈謂存武之神而不假武之物〉代虐以寬
必有其事如武王反商政漢高帝除秦苛政之類故

所至民大悦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是謂信之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是謂懷之此與仲虺語合聖武勇智也代虐以寛克寛克仁也兆民允懷彰信兆民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至終於四海即位者嗣德之始親長者愛敬之始孝弟之道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敬之心於親長我知我道所當為而已形其愛敬之則於他人則以理之同者不言而喻心之同者

不令而從也是以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愛敬之本既立愛敬之化自行傳中形字却從本文立字生來及字措字無工夫自然之化也家邦四海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我之愛敬及其親長也○兩立字與建中建字義同謂為之於此而可為民表也及字要體認得真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微不同老吾老而推已及人使老者衣帛食肉之類是及人之老幼吾幼而推已及人使黎民不饑

不寒之類是及人之幼此處及字只是感化孝經云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正此章之指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至茲惟艱哉此下詳烈祖之成德葢德盛業廣如先王亦不過是在倫理實行上加功三綱五常之肇修即立愛立敬之實事吾王之所當法也下因歷述其誠於樂善與夫處上下人巳之間皆盡巳蹈道之實是以德日以盛業日

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而至於有萬邦豈一朝夕之積哉其亦難矣今王坐享基業之大無先王積累之勤求所以繼之者宜何如而後可庶幾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人紀桀廢棄之湯始修復之也○從諫而曰弗咈逆於耳實契於心非勉從於外也○先民孔疏以為古人蔡氏曰先輩舊德也蔡義優微子曰咈其耇長舊有位人可以證此○時若於先民

則善之所在不待有諫而從矣官刑以遠逆耆德為戒其湯之家法與○居上克明孔氏曰言理恕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愚謂克明者人之忠邪事之是非務之先後緩急心正理明自然旁燭姦不能欺佞不能惑易曰智臨大君之宜臯陶曰元首明哉其義一也○程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强悍可回也雖

柔弱可振也古之人事庸君闇主而克行其道者
以已誠上達而已愚謂湯之事桀如此吕氏謂天
命未絶人心未去湯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欲
知湯之克忠者其亦以是觀之○人倫中獨舉居
上為下二端者處有夏昏德之時當小大戰戰之
日湯之居上為下皆難乎其自遂者也而湯居上則
克明而盡臨下之道為下則克忠而盡事上之心○
與人不求備不專是使人必𣲖之大凡人有善則與

之不求其備見其取善廣而待人恕也若檢身則不可以此自假故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未能皆我職分之所當為一日未能則一日有闕此湯所以檢身若不及也此二句分明相對以見意檢身之功兼内外微顯說如不及不止言其心其工夫亦如此○孟子曰湯武反之也湯反之之功甚容觀仲虺伊尹稱之處句句是事實○既歷數湯之實德而繼之曰以至於有萬

邦茲惟艱哉感發之意溢於言表○知先王德之所以積則資稟未若先王者當何如其積累而後可以嗣厥德乎如先王業之所以成其享有成業者當何如其持守而後可以不墜厥緒乎○善積之難而敗之易天下得之難而失之易朱子嘗言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又曰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修省只在恰好才一日放倒便都壞

了又曰湯大賚是一箇修飭底人○由七十里而至於有萬邦所謂朕哉自亳也今王嗣德亦罔不在初

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又言湯慮後之遠如此敷布也布求猶旁求也哲人明於理欲之判治亂之幾者敷求使畢在朝廷俾輔於爾後嗣孝弟之良心則有以導而成之逸欲之非心則有以防而正之

○此篇曰敷求哲人太甲篇曰旁求俊彥孟子亦稱

湯立賢無方而周公稱商實葢商家一代得賢之多實有所自賢聖之君六七作亦賢才衆多夾輔之力也○古之聖王不止為一世之計莫不有所以貽其子孫何以貽之曰德曰典章曰賢才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貽之以德也有典有則貽之以法也敷求哲人貽之以人也後之君不然自謂有所貽其所貽者曰富貴曰安逸而已夫有其德與人以貽之使其子孫不能聽而守猶且敗亡而况貽

之者非乎漢高屬王陵平勃於身後故劉氏危而復安晉武平吳之後以天下樂而已識者有以知其不遠

制官刑儆於有位至具訓於蒙士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有位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滛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酏之巫

以歌舞事神故以歌舞為巫風貨色人所貪欲宜以義自節而不可殉心殉貨色常為遊畋是謂滛風言過而無度也侮聖人之言逆忠直之諫疎遠耆德比昵頑童愛憎乖錯政必荒亂故謂亂風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者皆喪國亡家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當匡正君也○哲人輔之導諛阿意之人從而敗之欲嗣德難矣故又制官刑儆於有位使有位者惟恐蹈喪亡之轍為臣者不敢犯不匡之刑則

逸欲之源無自而啓○薛氏曰枚舉卿士邦君而不指斥天子使之環視夫人盡然則為人主宜柰何告戒之微辭也○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葢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誅其羣臣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正義曰犯顔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其刑墨孔氏以為即五刑之墨蔡氏又引劉原父之説按左傳昏墨賊殺本謂有此昏

墨賊三者之罪則皆當殺貪以敗官為墨此與墨刑之墨自為二義劉氏之意似謂不諫者固位不言與貪墨同故坐其罪而其說不明且昏墨賊殺未必先王之刑亦未可引以證此朱子引漢誅昌邑羣臣等事亦以見臣下不匡之有刑爾非以墨為殺也○具訓於蒙士謂此官刑既頒布在官又使蒙士習之使它日入官知所以正諫聖人拳拳欲人無犯故為教周至如此○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夫以欲而難自克之心加之以縱

而莫齟齬之勢三風十愆安知不盡為之伊尹葢見其微故言之切夫人情受虛而䕶實事將然而未然折其萌也易太甲雖一時未能聽而卒致思庸由入之先也此伊尹所以善於納誨與○成湯垂戒三風十愆與大禹二十四言之訓同一旨而其設臣下不匡之刑尤為至慮㝠時太甲狎於弗順果左右導之意者斯時伊尹亦已有所指而未明言之與訓之豫又至於再三而王未克變尹乃營宫於桐不使狎於弗順焉此豈尹創為

之夫固成湯付屬尹之意也夫固成湯制官刑之意也嗚呼嗣王祗厥身至墜厥宗祗厥身諸家多作敬其身敬字重蔡氏作以風愆之訓敬之於身則意在上而敬字輕矣作敬身意味尤長敬其身則知邪動辱也從欲危也而訓言常念矣故繼之曰念哉敬之於身者言卿士邦君有一於身家邦必喪王可有一於身乎謨以垂訓之意言以其為天下國家之計甚大故曰洋洋嘉言以所儆之辭言以其明白痛切易知易行故曰孔彰○

德不德字依注疏當一斷德即作善也罔小言勿以善小而不為也萬邦之慶蓋積於小而可不勉乎不德即作不善也罔大言不在大也厥宗之墜由之而可不戒乎○看來兩罔字作勿字看則上罔字可通而下罔字難通若罔字作無字看則上下俱可通德罔小即修德無小也不德罔大即不在大也○孔氏曰修德無小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正義曰惡有類者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晉語

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按惡有類之說雖非經文正意而其言可玩○漢昭烈將終勑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暗合經意

太甲上

太甲三篇雖皆記伊尹之訓而於太甲悔過之始終備焉特名太甲以悔過之人為主示萬世人主處仁遷義

之法也○篇中言作書者二前古告語皆口陳疑作書始此○惟嗣王不惠於阿衡伊尹作書此一節也王罔念聞伊尹又言此二節也王未克變營宮於桐此三節也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此四節也伊尹以冕服迎歸於亳作書以告此五節也以後則王與伊尹相答之言三篇本只一書以四節以前分為上篇内具事之節次中下二篇則專記言爾

惟嗣王不惠於阿衡孔氏曰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

訓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宫三年也古人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衡平也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按阿衡蓋伊尹之號非官名也若作官名則伊訓已云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是伊尹為冢宰矣安得復有阿衡之官乎說命曰昔先正保衡可証其為號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至丕承基緒孔氏曰顧謂常目在之也諟是也朱子曰明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朱子解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此解明命承前而云又曰古注云顧謂常目在之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以此精明之德承事上下神祇又罔不祇肅以承二字雖本上而言然事神又自是事神之敬不可只作一事看也程子論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此實至理而聖人之心學也湯顧天之命天監湯之德用集大命付以天下而尹又身能左右其君居此民衆使不失所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緒豈可忘祖而不念忽尹而不從哉○宅師承撫綏言謂之宅者除虐布寛之後處之各得其所也丕承基緒謂臨已定之萬方統

已宅之民衆也當深惟所自則祖德當繼尹言當從
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至忝厥祖夏都在亳西孔氏曰
周忠信也按周則事皆寔心行皆實踐不始勤而終怠
不外修而内荒不必昵倖人而貌敬正士不朝爲而暮
廢操持一而有常此其所以有終也有終謂令聞無隕
而令緒無墜也相與君一體相亦惟終與國咸休也○
安危在君自古危亡之世未嘗無忠信之臣而君不聽
用則不得不至於俱亡君不君而臣可恃君不終而臣

能終無是理也○無終而累於相不辟而忝於祖伊尹此言甚痛

王惟庸罔念聞庸字句絶古注皆然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至無越厥命以自覆昧爽夜向晨也孟子謂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凡人之心有喪則有復故平旦清明之氣仁義之良心猶炯然其不泯而況聖人之氣無時不清明而天理無時不昭著者乎然而猶必曰洗濯澡雪大明其德者此聖

人敬戒之心即顧諟明命之功也坐以待旦而行之行之為何事益丕顯在心旦而應事則行之於事矣太甲之不明所謂梏亡之多伊尹特指昧爽之心法欲其於此而得夫復善之機也○陳氏雅言曰聖人之心惟恐修於已有未至而施於事者有未及故既昧爽丕顯待旦而行猶未已也以吾之德能修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修其德吾之政能行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行是政故旁求俊彦使吾之子孫欲有為焉則

有開而發之者有順而導之者庶幾德無不修政無不行矣其慮後之遠又如此○無越厥命以自覆命字蔡傳無解命蓋先王付授之命付以基業付以賢臣必言所以嗣德聽賢之意以教命太甲此蓋太甲所自知也故尹於此言王無念聞於尹則亦無念聞於先王之命乎先王之命不可違越越則自取覆亡爾○伊尹前言湯之修人紀而繼之以敷求哲人俾輔爾後嗣此言湯之昧爽丕顯而繼之以旁求俊彥啟廸後人反覆言之

不出此二端者葢太甲知乃祖貽我以天下貽我以安逸而不知乃祖之心不如是也乃祖之所以貽其子孫者一是德二是賢才能法其德而聽用其人其基業乃可得而保爾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旣動以先王又直指其受病之源而藥之人主生於深宫長於婦寺未甞知憂未甞知懼故驕侈之病千人一同太甲以中人之資雖以湯之家法保傅之得人而不免焉忽於儉德而不知慎故欲敗

度縱敗禮而不能自還爾然不知意廣欲多止目前之快而儉於動儉於用凡事知所收斂而不敢肆者身之利而天下之福也德雖多莫先於儉身心家國之長計以儉而得以不儉而失故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易云儉德辟難儉德不可榮以祿儉德是收斂其德與此處說儉德不同此處儉德只是節儉之德也世儒說經卑者欲推而高之只如此處說儉即有狹小節儉之意故不肯專以一事為言殊不知儉德亦非小矣孟子曰賢

君必恭儉史稱文景致治亦只盡於恭儉二言何則其為人也儉必寡欲心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侈必多欲心有存焉者寡矣聖人之言通乎上下言近而指遠此類是也○永圖就在儉德中小注陳雅言之說非本意

若虞機張至萬世有辭諸家多訓虞為度朱子謂作虞人說為是機弩牙括矢之尾末岐而銜弦處度者高下之準也正義曰射者弩已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

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然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射者必有度吾心之止烈祖之行吾之度也程子曰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愚謂得其所則安敬則得之失其所則悖不敬則失之故曰欽厥止○惟聖人然後能安汝止君子則當敬其止蓋人不敬則心無主心無主則静易昏動易擾烏知

止之所在惟常肅恭收歛使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則常有以主乎靜中之動而靜有定止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則常有以主乎動中之靜而動有定止止以理言止在於心而止其止者心也聖人敬止所謂安汝止也君子敬而後止所謂欽厥止也○靜中之動者其理已具未動而有能動者在也動中之靜者止之各於其所動亦靜也而所以主乎靜中之動主乎動中之靜者則敬而已矣故曰欽厥止○欽厥止所以立本然以義制

事莫過於烈祖烈祖之所行莫非禮義之成法得其所止之標準也王惟率之而不違則事事有依據之實如此則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

王未克變至無俾世迷王於伊尹之言不能無動但未克變其舊習伊尹以為此非口舌所能回須有以處之

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太甲終為令王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脱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張氏曰伊尹所陳力亦盡矣太甲

心雖省悟然心不勝欲所以欲變而未能伊尹乘其欲變未能之機使不近弗順之人以革其習心居之桐宮密邇先王以興其善心此聖人造化之妙也○伊尹之言初不止此伊訓之後肆命徂后二篇已亡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反覆之而不聽乃有桐宮之營○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習與性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生之謂性人為之謂習太甲於不義之事始乎習成乎性不可使狎於不惠之人蓋暱不順之人為不義

之事以類牽引此習之所以成也桐湯之墓所也營宮祕近於先王欲其朝夕哀思以興起其善心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書中言性自成湯始再見於伊尹而與習對言此論性者所當講也性之為字從心從生有會意有假借天命之謂性此會意也人之生受於天而生之理具於心是之曰性其動則為情此性之所以得名也習與性成少成若天性論語性相近習相遠孟子堯舜性之此等性字並假借也但取生字為

義葢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爾習慣如自然湯武反之亦習之力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先儒不明於會意假借二義故多費分疏夫子性相近之言葢不專為言性而發謂性本相近由習乃相遠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習於善而智益智習於惡而愚益愚習於善而惡者可變而為善習於惡而善者亦流而為惡葢習之所關乃如此可不慎乎夫子之言正與伊尹之言相發孟子道性善成湯之論性也夫子謂相近伊尹之

意也知兩性字不同可以論性矣○魏太常曰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荀楊韓子惡混三品之説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却反為一偏之説矣孟子見得分明故道得直截而程子又明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説不攻自破矣○孟子集注子不狎於不順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朱子以伊尹不忍習見太甲不義之事故放諸桐蔡仲默不用其説作不使太甲狎於近習其意固佳但於本文

予弗狎文勢未順須添字而後可通○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孔氏曰不知朝政故曰放公孫丑曰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愚觀成湯之自言則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之言則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又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湯之所以任屬乎尹與尹之所以自任者可見矣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論貴戚之卿尚然況伊尹乎

王徂桐宫居憂克終允德孔氏曰往入桐宫居憂能思

念其祖終其信德正義曰居憂謂服治喪禮也○按不知朝政三年不言也徂桐宮居憂也放者後人之言爾非史氏明著其文人鮮不以伊尹為幽而奪之政矣桐宮居憂猶今之廬墓爾史氏記其實曰居憂伊尹言其設教之意曰密邇先王其訓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至歸於亳適當除喪之日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至實萬世無疆之休謂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者民無君復有明君者出君失民廟社一絶不可復續○民非君不能相正以生故上有明君天下無亂生民之至願也君非民無以君四方故人心不可失一失不可復故君民相保有治無亂此老臣上為其君下為其民之至情也○林氏曰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尹嘗

五就桀矣事雖不可見即其感悟太甲者觀之於桀必
盡其忠誠矣而桀終不改則太甲悔過庸非天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於德至圖惟厥終朱子曰
古者天子尊師重傅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
言稽首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真氏曰欲者嗜好
也縱者放肆也奉身當有法度嗜好無節則敗度檢身
當有禮縱肆自任則敗禮二字乃太甲前日受病之源
故至此首以自責○朱子曰伊尹之言極痛切文字亦

只有許多只是重遂感發得太甲如此○按重謂其至誠懇惻處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伊尹語以明君之事惟在修厥身允德協於下而已葢昔日太甲不明人心幾去今日悔過圖終新志甚美而天下之仰望亦方新苟非慎厥身修實德昭著何以厭天下臣民之望繫邇遐愛戴之心乎曰惟明后者惟明后智足以決向往而能自達於髙明勇足

以致成功而不苟安於凡近謂之元良謂之上智為其能如此而已非懷二三之志而暫明之天理終不勝其錮蔽之人欲者所能也其言協下猶中庸論誠身而以順親信友獲上為徵也修身之事亦不出於禮與度而已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此身日就月將於天理之中而不自知其德之成矣

先王子惠困窮至后來無罰既期以允德協下因舉先王之實事以為法先王之德無所不允自其誠於愛民

言之心皆視為赤子政尤先於困窮惠曰子惠其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至於並其有邦厥鄰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葢鄰國民不見德惟罰是聞冀王之來除其邪虐王德之恊下可徵矣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既舉湯事因勉太甲以法之曰懋乃德視乃烈祖者人志必有所凖的然後勉勉而可期其至舜以堯為的故能重華顔子以孔子為

的故能庶乎視乃烈祖欲太甲以湯爲的也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烈祖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勉勉不已之心一以烈祖之心爲心烈祖之事爲法庶乎身修而德允者可至不可有一時之豫怠蓋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豫怠不必逸欲只優游怠弛少不自強即與烈祖不相似矣○湯之懋德又予惠以前事即檢身若不及之功也由此敷之而爲予惠之仁由此達之而爲徯后之望

奉先思孝至朕承王之休無斁金氏曰改前日之顛覆則奉先思孝一為祖德之循戒前日之罔念則接下思恭一為賢德之順○朱子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愚按非明不能見遠故視遠思明非聰不能聽德故聽德思聰蔡傳以惟亦思也則其說當如此○所聽者德曰聰然聽德不聰則有領畧不盡處似含兩意

○惟固有時訓思然經文上二句曰思下二句曰惟則似宜二義朱子以此惟為惟明后之惟最為得之前能視遠謂之明一跌正是此說但蔡傳不如此○由家以及朝廷孝恭為首由朝廷以及天下聰明為大○朕承王之休無斁謂承王圖終之美意當知無不言臣言之君行之惟言之恐後也何厭斁耶或云太甲德成尹責始塞是承王之美於無窮也說蚤了

太甲下

伊尹申誥於王曰嗚呼惟天無親至天位艱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伊尹猶恐其持守之未篤申之誥告以為惟天無親克敬者親民無常懷所懷者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天之所親者敬何也葢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人之念慮感移未嘗不與大化流通日監在茲天無往而不在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為有靈也故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克敬如是則天親之矣民之所

懷者仁何也葢天下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惟元后一之故君民者天下之大父子也雖以勢而相扶實以恩而相固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克仁如是則民懷之矣鬼神之所享者誠何也葢鬼神之德不越乎實理之聚散祭祀之理不越乎實心之始終有其誠則有其神不誠無物故交於神明之道祭則七日戒三日齋若見所祭者平居則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克誠如是

則鬼神享之矣天位艱哉者人君上事天下治民幽事鬼神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而後謂之天子謂之神人之主三者皆無常而其責皆在於我豈不艱哉居其位者其可易而為之哉天無情故直言無親民有情故言無常懷呂氏曰所謂無常者其機在彼而不在我也道則在我能盡其在我則無常者為有常矣○真氏曰敬仁誠並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湯之正傳也

德惟治至惟明明后敬仁誠各以所主而言合而言之

一德而已堯舜禹湯得之則治太康夏桀失之則亂與治同道如敬天法祖尊賢愛民自堯舜三王以至千百世之下有賢君者出其道必同道同者為善不同同歸於治故罔不興與亂同事如桀紂幽厲雖各有以召亂而聲色盤遊作威聚斂任用小人拒遠忠諫等事無以大相遠也與亂同事不必皆主亦有英王而所為與亂同事者如以忿興兵好大喜功之類皆亡之道也不亡者幸爾與治同道雖事未必同而不害其道之同道非

事之所能盡如宋襄公以不禽二毛擬文王其人非也則事亦非矣傳謂魯隱公者謂之輕千乘之國則可謂之蹈道則未也其道非也則其事亦非矣太甲敗度之時幾乎與桀同事矣一旦悔過思庸所由者即湯之道在力行不變爾故伊尹以終始慎厥與深期之○唐玄宗初政庶幾貞觀而晚節身自召亂即太宗之身亦幾不克終隋煬帝征遼唐亦征遼秦始皇求神僊築長城營阿房漢武帝亦求神僊伐匈奴營建章前後一轍皆

所謂與亂同事者也漢文景恭儉愛民與民休息雖未嘗擬迹三王而道固有與之同者矣豈非與治同道罔不興之明驗乎○人心操舍無常克終最難始而與治興固由之終而與亂亡亦隨之興亡一反覆手要須慎之又慎終始不差其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而為明后且悠久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為明明后矣此因尚賴匡救圖惟厥終之語而深明圖終之道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至尚監兹哉敬仁誠三言者堯舜

以來相傳之心法合之一德又約言之一敬而已故此專以敬言之先王為明明之的亦惟時懋敬其德而已惟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也詩曰湯假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言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格於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此所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也真氏曰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甲其可不與之同道邪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愚按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此所謂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也程子曰敬則誠又曰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是敬可以該仁誠而克配上帝則民懷神享在其中矣

若升髙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言進德修業有序當循序漸進也上欲太甲於敬字做工夫乃學先王之要法此下五者又欲其矯乎情之偏葢因太甲平日有是偏歷告之使克去非五者是敬德條件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居上者易視民事為輕

而不知在民則甚難也上重之而思其難則利病知而興作時廢舉當危者安其位者也居安思危則不至於危

慎終於始孔氏曰於始慮終於終思始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按二孔兼終始而意甚是蔡傳今日始若是而他日固改之曲盡恒情之病桐宫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又事之一初此意亦佳

有言逆於汝心至必求諸非道真氏曰聽言之道當求義理之當不當順意見之偏苟合乎理雖逆吾意不可不從苟咈乎理雖順吾意不可不察按逆心之言亦未必皆是但忠言多逆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然諛言多甘惟一以道接之逆者難入而求諸道遜者易入而求諸非道道則從非道則捨而言之順逆不與焉則不墮乎己情之偏矣前日欲縱之時尹之言固嘗逆心而臣下之言固有遜志者矣故復以為戒聽德惟聰最難前

既言之此又申之忠言不以逆耳而拒甘言不以遜志而從則聽徳惟聰矣

嗚呼弗慮胡獲至萬邦以貞伊尹所陳已盡此則欲太甲謹思而力行之爾自敬仁誠至矯乎情之偏王須自入思慮始得茍漫焉聽之未嘗致思而詳繹之則亦安知予微意之所在乎故曰弗慮胡獲既入慮始知其句句有益然即須句句身體而力行之若似做不做豈能有成故曰弗為胡成太甲果能盡思為之力則徳成於

身而所存者皆先王懋敬之純心所行者皆先王懋敬之純行矣一人元良則萬邦之所承聽而效法者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至邦其永孚於休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豈太甲舊嘗有是失與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則伊尹今日所以明去就之義也以辯言亂舊政以側言改厥度以利口亂厥官古人之致戒者屢矣如漢武帝用吾丘壽王枚乘之徒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折難公卿

所謂以辯言亂政者又如王安石於神宗前論事上下古今貫穿經史人莫能難真辯言也神宗信用之以政祖宗之法度熈豐之興創哲徽之紹述擾擾數世至靖康之禍亂而後已然後知罔以辯言亂舊政則邦其永孚於休豈不驗哉太甲允德而伊尹告歸成王自服而周公還政自古功成而身不退以至於君臣俱失豈邦家之美哉霍光是已

咸有一德

孔氏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又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於德敘其作戒之由以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

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徳也而凡庸之主鑒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徳不為一也經云徳惟一動罔不吉徳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為一徳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徳為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於徳正義曰䆃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

相太甲益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序云沃丁葬伊尹於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

曰嗚呼天難諶至九有以亡真氏曰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一故以斯言儆之曰天難諶者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曰命靡常者有德則歸於我無德則去而之人無定在也吉與祥為類德之吉則祥應之凶與災為類德之凶

則災從之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乃所以為可信也命雖靡常然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乃所以為有常也

夏王弗克庸德至爰草夏正庸常也言夏桀不常其德至於慢神虐民不堪為神人之主天改其命九有以亡而湯有之○金氏曰一者有常不變之謂湯以元聖稱伊尹而尹於此乃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尹德所到可知且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此先已後湯蓋其

真實工夫所自得之妙直以告太甲不避其辭之直也
孟子言伊尹不有天下相湯以王於天下尹湯同德而
受天命聖賢於此以德言不以位言也伊尹聖之任氣
象又可見矣○有命一德葢互言之其實一德即有命
之人啓迪即眷求之意啓迪眷求必有其事如多方所謂
大動以威開厥顧天者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當天
心於是受天明命而有天下也湯以一德而受命則人
君常厥德保厥位豈不信哉○天子主百神之祀統九

有之衆上下亦互言之○孔氏曰享當去聲也爰于也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為當也

非天私我有商至惟民歸於一德天命則人歸在內故以天民並言天非私商而與之惟天心之所佑在於一德故商之一德則足以享天心而受命也商非求民而有之惟民心之所歸在於一德故商之一德則足以得民心而宅師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至惟天降災祥在德一者純乎天理

二三者雜於人欲天理無往而不吉人欲無往而不凶

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降災祥在德故也降於天者

為災祥受於人者為吉凶○惟天之降災降祥一在乎

德故其在人一德則吉不一德則凶斷斷不差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此告

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太甲即位已久此自復位既新

受命其德亦當俱新易以日新為盛德故德不可以不

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明而終暗始敬而終肆

以一出一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如一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

任官惟賢才至惟和惟一金氏曰篇首言尹湯咸有一德上文既勉太甲以君之一德故此又論臣之當有一德也按篇題蔡氏云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夫君德既純一而又任用得人此所謂咸有一

德也咸有一德此篇之綱領也大抵君臣同體德業相資成湯伊尹不可及已守成之主在己者既當終始有常日新其德而庶官左右必賢才必其人任君子必專防小人必容者正以於此失之則足以為一德之累於此得之則足以為一德之助也小人蠱惑其君則不間斷於己亦必間斷於人矣官庶官也左右輔相也其人謂其道德足以為師為保也非賢才之稱可盡臣為上為德此臣字兼庶官大臣言朱子曰四為字並去聲為

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為民者利於民而不狥已之所安愚謂為上則為君德之成就而非為奔走承順乎君也為下則為民生之奠安而非為富貴寵祿乎臣也言臣職所繫其重如此難者難於任用恐非才之易進也慎者慎於聽察慮誠偽之難識也即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論定而後官之之意和者可否相濟謂既得其人則君臣當同德一心如晏子所謂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其可以去其否之類一者始終如一立政所謂

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者也○聽察在先任用在後先言其難者蓋難是用人之主意慎正所以慎其難也○一者不雜不息之義君心用人之本也有襍則不能防小人而小人於是乎襍進矣有息則不能任君子而君子有時乎見踈矣用人之不一即德之不一也

德無常師至協於克一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德兼衆善執一而師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

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朱子曰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是今日之受非也協於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合於一乃為至善蔡氏曰協合也克一者能一之謂也按以善為主善則師之故無常師善亦無常主惟協於吾心之能一乃為至善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此心之權度至一也而物不能欺以輕重長短輕重長短因物而形各得其分雖萬殊而

其理未嘗不一也故協於克一一者善之原萬善皆從一中出此心能一則無往非善矣此心若襍於私欲何以能一聖人之心常一所以動無非善所謂一以貫之常人未免有二故常强恕○一本者理只是一箇萬殊者做出却有千般萬樣之不同一本如尺度權衡之有定如官較勘定權量只有一箇若民間私造有大小便二三而為惡矣萬殊如稱量天下物箇箇不同都從此一定底權量中出無有差貳所以說一本而萬殊萬殊而

一本惟萬殊故不可執一而求惟求之不執於一故協於克一克一者一本也上文言用人之一亦一德中事此又言一德之要主善為師不專庶官上師古人無非師也○蔡氏云天以一德付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必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此數句說得極融貫○理之散見者謂之善而德其總稱一則其本原來處也窮理者須窮其不一者而至於一力行者須體其不一者而至於一○理在吾心因行而名謂之德隨事

而顯謂之善易地皆然謂之一一者吾心之天則也理隨事顯而本則一也克一者得吾心之天則也事事有箇權衡尺度雖萬殊而未始不同歸也是曰協於克一四句一串下無相對之意○如廉是德當辭當受處是善前日受今日不受皆是也是一○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朱子謂這見他說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蔡傳似未悟徹此宗旨也○一有對二三而言者有對萬而言者此篇之一皆對二三

而言然不二三之一即對萬之一也○予此說間以語人多不契獨浙西袁儀卿者有合焉其言曰純粹之一即有常之一純亦不已是也有常之一即并包之一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若謂有純粹無襍之一有始終無間之一有該括萬善之一則破碎經文自然不雅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至永底烝民之生咸曰者見感通無間也又曰者見因言而又得其心也王心之一徹諸萬姓之言王之一德於是不可揜矣○王之心未一

何以訓萬姓之從違王之心既一則發於其言人人得以見其心知其一於公不貳於私也一於義不貳於利也一於道德憂勤不貳於聲色遊畋也一於君子不貳於小人也則萬姓之趨向亦自不容於不一矣○克綏永底皆承一德說來先王之祿即所謂受天明命者今王以一德保厥位則克安此祿而無靡常之憂矣烝民之生即所謂以有九有之師者今王以一德而作民主則永底其生而無罔克胥匡之憂矣○傳中感應效

驗辭實相因有此一德則有此感應乃自然之理見其德之真能一也重一德上說有此感應則有此效驗效驗方就外面言之

嗚呼七世之廟至可以觀政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德之修否不能掩於後世之公也萬夫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吾能總攝而整齊之如出於一人非政教之善有以深服其心何以能如此故可以觀政之修否不能掩於天下之公也王者遠畏後世近

省當時則所以修其德政者不容已矣
按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德有厚薄故制
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官師謂諸有司之
長止及禰却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禰皆
不及高曾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大夫一昭
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
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
是也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天子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自下而上至於七廟蓋不可復加而宗不在數中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親盡則遷周至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當祧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世無七廟之制每帝輙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為世宗皆世世不毀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於南陽舂陵立四親

廟明帝遵儉自抑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之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迄今莫之能改○又按商有天下自湯創業而以契為太祖周有天下自文王武王創業而以稷為太祖緣稷契皆有功德始封為諸侯建邦啟土湯武雖有天下而實承其統不得不以為太祖後世若漢高帝唐太宗宋太祖則皆起自匹夫初無所因宜為一代之太祖其所追尊之祖考在其身則為近親而功德

之所本也宜極推崇之典在後世子孫論之則親已遠其廟當以次祧而功德又非一代創業之所自實不得以商周稷契為比唐宋既以躬自創業者為太祖又以太祖所追尊之第一室為始祖既為太祖又有始祖是廟有二祖也二祖皆不可祧太祖常厭於始祖而合食之時不得正其太祖之位歷代議者每不滿於此朱子主王安石之說謂始祖不可祧其大端有五謂篤生聖人始祖不可謂無功德一也謂推

太祖之心亦欲尊崇其親二也謂始祖之廟不毁然後始祖之次當祧者可藏主於始祖之夾室若祧始祖則自始祖以下當藏主於太祖之夾室以祖考而藏主於子孫之夾室於義為不順三也若為始祖別立廟則有原廟之嫌四也謂太祖功德配天所伸之祭至多惟廟享為始祖屈所屈之祭至少五也〇義精矣抑有疑焉太廟者太祖之廟而以始祖為第一室其名實為不相合矣推太祖功德之所自固不可

謂始祖無所預推太祖尊親之心固不可謂始祖以下盡可祧但始祖既不得比稷契稱太祖而以子孫之故強居太祖之位其義終不安禮以義起不知何如而後可此必俟有議禮制度之聖人然後能定不然則姑守朱子之說可也

后非民罔使至民主罔與成厥功君之與民實相須君之取善當無間匹夫匹婦雖若所知之狹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

焉苟自廣狹人而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理有遺知事有遺照民主將誰與成厥功哉○人君苟有自廣狹人之心則豈能主善為師乎推主善為師之量則必使匹夫匹婦無不獲自盡而始無一善之遺堯舜詢於芻蕘鰥寡無蓋明四目達四聰蓋為此也然帝王豈能人人而延見之日日而咨訪之只是吾之聰明不蔽樂善無倦則凡政事所接無非延納之地民情所達皆吾感觸之機爾聖人以己不能盡匹夫匹婦之善為

懼而後以匹夫匹婦不被已之澤為耻譬之天能包羅萬物而後萬物咸被其澤也後之沾沾自喜足已而自用者竟何為哉

尚書日記卷七